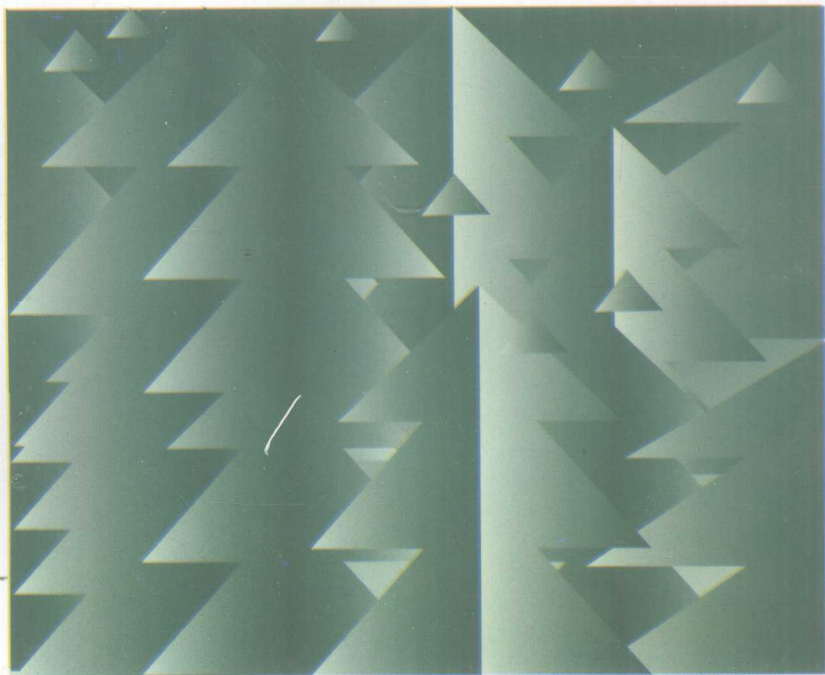


# 贺绍俊

爱文文库  
爱文丛第一辑

舒  
凌主编



## 还在文化荆棘地 还在文化荆棘地



中国和平出版社

# 贺绍俊

H E S H A O J U N

## 还在文化荆棘地



中国和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还在文化荆棘地/贺绍俊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4

(爱文文丛;第1辑/舒凌主编)

ISBN 7-80101-001-9

I. 还… II. 贺…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835 号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今日视点文化发展中心电脑排版

北京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5

字数:630 千字 印数:1-2000 套

全辑定价:100.00 元 本册 20 元

## 目 录

### 第一辑

|                     |       |
|---------------------|-------|
| 传统与个性 .....         | ( 1 ) |
| 侃批评 .....           | ( 5 ) |
| 寻找中国当代文学之道乎? .....  | ( 8 ) |
| 文学：操作的时代 .....      | (15)  |
| 轻而易举的批评 .....       | (17)  |
| 创造欣赏文学的良好人文环境 ..... | (20)  |
| 阅读思考片断 .....        | (23)  |

### 第二辑

|                                    |      |
|------------------------------------|------|
| 对刀光剑影的文学沉思 .....                   | (29) |
| 青春和泥土酿造出现实的理想主义<br>——知青小说的意义 ..... | (33) |
| 一个旧旋律的变奏 .....                     | (51) |

## 2 还在文化荆棘地

|                        |      |
|------------------------|------|
| 愉快轻松地读了四篇小说 .....      | (53) |
| 这片神圣的陆地永远不会沉没 .....    | (60) |
| 绿色诗意下的特区活力 .....       | (63) |
| 一篇张扬雷锋精神的诗报告 .....     | (67) |
| 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权衡中 .....   | (70) |
| 依山傍水的工人业余创作群体 .....    | (75) |
| 诗神与时代并驾齐驱 .....        | (78) |
| 地方收容文学和《太原日报》的真诚 ..... | (81) |
| 重读《雪城》 .....           | (84) |

附：悲剧意识的嬗变和自我中心状态的局限

——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雪城》

|                         |       |
|-------------------------|-------|
| 贺绍俊 潘凯雄 .....           | (90)  |
| 一位现代青年不时地回过头去 .....     | (95)  |
| 沉郁·激迫·冷凝·滞重 .....       | (97)  |
| 一九九五年有好小说 .....         | (104) |
| 走进超现实的世界 .....          | (108) |
| 还在文化荆棘地 .....           | (113) |
| 在理论和评论之间 .....          | (115) |
| 文人情怀和理性散文 .....         | (117) |
| 艰苦采访还要加上积极思考 .....      | (121) |
| 热中有冷，以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   | (123) |
| 早早感知文艺春天的报告文学“大雁” ..... | (125) |
| 在地域性屏障的背后 .....         | (127) |
| 一个普通的名字和他的体系意识 .....    | (136) |
| 不是结束，而是尚未真正开始 .....     | (139) |
| 认真地追寻新世界 .....          | (140) |
| 写作的东西在空气中密布 .....       | (143) |

|               |       |
|---------------|-------|
| 太白山里有真金 ..... | (147) |
|---------------|-------|

|                      |       |
|----------------------|-------|
| 《死水》：中间地带的艺术范本 ..... | (151) |
|----------------------|-------|

### 第三辑

|                             |       |
|-----------------------------|-------|
| 电视剧《四世同堂》改编中的人物形象结构分析 ..... | (166) |
|-----------------------------|-------|

|                       |       |
|-----------------------|-------|
| 汉画像石垒起的“长安画派”后人 ..... | (174) |
|-----------------------|-------|

|              |       |
|--------------|-------|
| “九歌”之巫 ..... | (177) |
|--------------|-------|

|             |       |
|-------------|-------|
| 民间的厚度 ..... | (179) |
|-------------|-------|

|               |       |
|---------------|-------|
| “以瓦抠者巧” ..... | (182) |
|---------------|-------|

|                |       |
|----------------|-------|
| 生命的流畅与动律 ..... | (184) |
|----------------|-------|

|                  |       |
|------------------|-------|
| 属于东方国土的音乐魂 ..... | (186) |
|------------------|-------|

|             |       |
|-------------|-------|
| 小松的世界 ..... | (188) |
|-------------|-------|

|                      |       |
|----------------------|-------|
| 谭盾：给中国交响乐带回来什么 ..... | (190) |
|----------------------|-------|

|                   |       |
|-------------------|-------|
| 最优美是心底无声的旋律 ..... | (195) |
|-------------------|-------|

|                   |       |
|-------------------|-------|
| 什么都不是时，就是啦！ ..... | (198) |
|-------------------|-------|

### 第四辑

|                  |       |
|------------------|-------|
| “蜕变”中的文学期刊 ..... | (202) |
|------------------|-------|

|                     |       |
|---------------------|-------|
| 94年：严肃文艺复苏的一年 ..... | (205) |
|---------------------|-------|

|                          |       |
|--------------------------|-------|
| 作家们：请使用好你手中的武器——语言 ..... | (210) |
|--------------------------|-------|

### 第五辑

|                  |       |
|------------------|-------|
| 阿拉伯文学的现代集市 ..... | (214) |
|------------------|-------|

#### 4 还在文化荆棘地

---

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京剧艺术的裘少戎 ..... (217)

后记 ..... (226)

## 传统与个性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其古老文化传统经久不衰，显示出清晰透明的承继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而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很难以为这种事实便是赖以骄傲的资本，相反，他们愈来愈感到这一事实是造成内心强烈不满的主要因子。这就是传统与个性的冲突。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造就了一种高度封闭、高度稳定的文化体系。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也构筑了一条精神的万里长城，这就是民族文化传统。这条精神的长城保护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对于人类来说，它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又是否定其个性的。因为这样一个稳定且封闭的圈子内，每一个成员必须符合其共同的规范，个性的发展只能是有限的。因此，中国文学艺术史必然是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细弱的历史，即使是一些个性意识特别强烈的文学艺术家，也只能是一个稳定结构中的活动分子，并不会带来结构的变形乃至破坏。他们的个性只能更多地表现在风格化上面。于是我们看到，传统的内运动的自然过程没有受到外来的干扰，因此它的发展便更趋于完善。而传统越是完善，对个性便越是否定。同时，对个性的否定又保证了传统的更加纯洁和完善。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便是在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

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完善地步。

但是，随着外来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的冲击和影响，人们的个性要求找到了一种能与传统抗衡的力量，于是助长了个性与传统的冲突因素。在今天，现代意识对个性的强化，使得传统与个性的冲突日益加剧。这就造成了当前反传统、求突破的一股艺术思潮。

在这股思潮中，中国画界的呼喊显得格外激越。李小山的文章认为，传统中国画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所谓在传统的基础之上革新中国画，不过是一种美好的但毫无用处的幻想，因此，传统的中国画艺术只能作为一种保留画种而存在，真正有作为的中国画家应该在现代精神的召唤下去建立中国的现代绘画。李小山的观点廓清了年轻的中国画家心中朦胧的冲动。尽管他们还不敢轻易否定曾经生养他们艺术生命的传统中国画，但他们的实践已经走得很远了，无论是艺术手法的运用，还是绘画材料的翻新，都是本来意义上的中国画所无法容纳的。

中国画是传统艺术中比较程式化的一种样式，正因为此，人们在这种封闭之中更容易感到窒息，反叛的情绪也就更强烈。但要说到程式化，中国的传统戏曲是发展得最为完善的。不过当前戏曲界的情况却不像中国画界那样剑拔弩张，尽管不少人已对传统戏曲表示出不满，但情绪仍是平和的。也有人尖锐指出戏曲将会消亡，但更多的人还是把思考拟定在“如何振兴戏曲”的范围之内。在首都舞台上出现了一台“南腔北调大汇唱”的新节目，传统戏曲唱腔与电子音乐、迪斯科节奏融会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变革传统戏曲的大胆尝试，但这一步仍是审慎的：以戏曲传统作为基础。

从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说，既然戏曲的传统比中国画更加完善封闭，应该戏曲的反传统意识更为强烈。事实正好相反，这是因为这两门艺术样式中个性表现形态不同。中国画带有个体劳动的性质，艺术家的个性通过创作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戏曲是一种集

体的创造，个性的表现要通过集体这一中间环节，因此当个性与传统发生冲突时，个性已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抵消掉了一部分抗衡力。从这里我们更加证实到这一点：当代艺术中反传统的意识，实质上是传统与个性的冲突结果。

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反传统的思潮。当我们着手这一工作时，首先就遇到一个障碍：“传统”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按照一般性的理解，“传统”可以包含历史的全部内容。《诗经》是我们的传统，《易经》也是我们的传统，任何一个历史存在都可以找到承上启下的脉络而构成传统的因素。这样理解当然没有错，但进入到理论思考时，这种概念就变得毫无价值。一个概念能够说明一切时，它就等于一切都没有说明。根据这一意义的“传统”，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嘲笑主张反传统的艺术家们，因为在他们的实践中，分明带有历史的痕迹。但这样一来，“传统”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指导实践的作用，我们丝毫不必担心人们会抛弃传统，就像不必担心人们会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那么何必纠缠在传统上争论不休呢？这里的毛病是把“传统”理解成一个心理的概念，有关传统的争论不过是一种情感价值的评价。因此，我们勿宁把“传统”理解成一个实证的概念，所谓传统，就是既存现实，一个历史凝聚而成的现实。人们反传统是对现实的不满，所反对的是历史造就的现实存在，而不是历史内容本身。如果这样来解释传统，那么反传统思潮的复杂状况也就显得比较清晰了。比如油画、话剧、电影，这类艺术样式本身就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而现在同样面临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很显然，这里的传统不会指向这些艺术赖以产生的外来文化历史，而是指这些艺术被我们的民族文化所认可了的现实。

一大批年轻人在强烈个性的驱动下焦躁不安，但他们一旦行动就感到现实的规范对自己的约束，他们不得不出亮反传统的旗帜，寻找新的途径。起点并不是空白点，他们创造新的艺术的时候还需要找到现成的材料，于是他们近乎摹仿地把大量的西方现

代派的东西化作自己的东西。与此同时，有人也开辟了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到古老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现成材料。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文学中的寻根热。

寻根文学仍然属于当前反传统思潮的具体内容，如果我们不把传统理解为包含全部历史内容的话，寻根是对现实的文化传统规范的反动，特别是对牢固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功能传统的厌倦与离异。所谓寻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试图在古老文化的因素中寻找到自己个性的对应物。

我们应该回到前面提出的这个问题上来：如何评价反传统的思潮？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传统是指历史凝聚成的规范化的现实，反传统意识实质上是传统与个性冲突的产物，它表明新一代急于从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反传统意识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方法论的变化上。过去我们是把思考的立足点放在传统上，个性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其结果是重物不重人，它虽然保证了文学艺术作为整体的独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相比较），但是牺牲了个性的丰富多采。而新一代反传统意识，是以个性作为思考的立足点，传统服从于个性的发展。由于个性的本质就是排斥统一化的，因而它不会形成封闭的系统，不同的个性成为无数个放射点，与传统相连接，一方面从传统中吸收养料，一方面又充实着传统、发展变革着传统，这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系列。它的结果自然会使得传统的鲜明特征日趋淡薄、模糊，但代之而起的是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非中心的、多样化的文学艺术。

（1985 年）

## 侃 批 评

先破题。侃批评不是无主句，侃不是别人在侃而是批评在侃，这是一个定语从句，所谓侃批评其实应该是侃的批评，靠嘴侃出来的文学批评，以侃作为存在方式的文学批评。侃批评已是一种时髦，或者说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侃批评首先得有人来侃，侃者可以是批评家，也可以是作家，或两三人或三五人，聚在一起侃上一阵，其结果便成了侃批评。放眼如今的文学报刊，若要表现出有理论眼光，理论追求，没有不登载侃批评一类的文章的。

侃批评当然是文学批评发展的标志。文学批评这么些年真是一步一步往上蹿，先是心理分析批评，然后是文化的批评，然后是语言的批评，还有后现代、后结构，似乎该登场的都登场了，能表演的都表演了；似乎在内容上再也玩不出什么新的名堂了，于是就把发展的重任交给了形式。侃，正是形式上的彻底革命。不在乎是概括还是分析，也不拘泥于逻辑推理立论辩论，只要有几个人，只要有几张嘴，侃出来的都是好文章。因此，可以断言，侃批评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纪元。侃批评雄辩地证明了，形式有时比内容更重要。注重形式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看我们的周围，商场餐厅的门面装饰了又装饰，食品百货的包装豪华了又豪华，有了新瓶，什么样的旧酒也有人要。这就是形式革命的重要意义。

若从高标准要求。我们可以责怪文学批评对侃的认识还来得太迟了一点。不是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社会就已发展到了“十亿人民九亿侃”的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吗？文学界首先还是作家们觉悟得快，一下子就侃出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等到作家们侃累了，在一边歇去了，批评家们才闻到了侃的香气。不过，文学批评终于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可喜可贺。更何况由于批评家加入到侃的行列，侃的内涵更为丰富。作家侃出剧本算不了什么本事，因为编剧本无非就是编几个人物如何如何地瞎侃，批评可不同了，批评是理论，理论本来是枯燥的，现在枯燥的理论居然可以成为批评家侃来侃去的材料，一下子就显出批评家的能耐要比别人强得多。从此，侃可以横扫天下，再也没有侃不倒的对象了。这就是批评家的历史功绩。

侃批评方兴未艾，其表现方式也日趋完满丰富。具体说来，可以侃者的多少来分类。两人侃谓之“对话”，三人以上的侃谓之“沙龙”、“圆桌会议”，或者“俱乐部”等等。侃者的身份也很重要。报刊的编辑当然希望参加对话或沙龙或圆桌会议或俱乐部的侃者都是当代著名的批评家，但这种重量级的侃批评要花费报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只能偶尔为之；而且这种重量级也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不宜大加提倡。目前最为流行的是由一著名带几位不著名，这既有级别也节省人才也容易操作，而且极有可能造就出几位批评新星。

我们应该为侃批评大声欢呼，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批评的新时代开始了。从此，批评家告别了冷清和寂寞，不再忍受板凳和寒窗的痛苦，可以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喝着香浓的咖啡，悠闲自在的操作着批评的事业。啊，批评是多么地潇洒，多么地风度翩翩。但我敢肯定，对于侃批评所潜藏的深远的历史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世人所认识。等到将来，侃批评成为了时代的主潮，批评像生产方便食品一样的高产而又快捷，习惯于享受精神快餐的未来人争相阅读侃批评，他们一边品尝侃批评的快感，一边为过去的历

史而纳闷；那时候的批评为什么要如此固执地追求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那时候的批评家为什么要如此愚蠢地耗费大量精力搞什么考据索引旁证推理，那时候为什么竟然要提倡甘于寂寞的学术风气。也许潇洒的未来人不会生出这些不潇洒的纳闷，但他们一定会在未来的历史课上宣讲侃批评的历史功绩。当然，为了使这幅图景在未来真正地实现，今天的批评家们还需要加倍地侃下去。

## 寻找中国当代文学 之“道”乎

李文萧和王光东试图重新构建一座现实主义的宏伟大厦，王干则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已成碎片，也许我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拾捡到几块现实主义的“碎片”罢了。

《时代文学》开展“现实主义重构论”的讨论，似乎是想做一次旧调翻新的工作，“现实主义”，旧调也；“重构论”，翻新也。这又不失为一种发展理论的策略。在我们的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味求新求异成为最主要的时尚。我们几乎把西方最新的最前卫的理论都浏览了一遍。这当然也是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的泛滥也使得我们的理论失去了自己的根。于是就有了重新回到传统的趋势，在理论界兴起所谓的“国学热”。谈到传统，应该意识到，在我们的后面延绵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这既包括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也包括诞生于本世纪初的“五四”新传统。而这几年在理论上回到传统的趋势中，人们首先还只是把目光局限在旧的古老的传统方面。“现实主义重构论”的提出是否意味着理论的寻根趋势开始扩展到了对“五四”新传统的关注？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概念，是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关于这方面的文学史知识，无需在这里多费笔墨。但我想

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谈论的现实主义已经与这个最初的文学流派无多少关系。作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涵之一的现实主义同样如此。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普遍意义越来越抽象、涵盖面越来越宽泛的理论概念。一个最显著的证明便是，在目前关于现实主义的解释中，一般都把它看成是早就存在于文学之中的东西，而决不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产物。现实主义曾在苏联发展得十分完备，苏联五十年代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关于现实主义的条目是这样说的：“现实主义是从艺术上认识客观现实并在艺术中真实地描写客观现实的方法。”“现实主义是与艺术同时产生的。”现实主义在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尽管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没有像苏联那样给以现实主义如此显赫的地位，但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仍这样概括现实主义：“在文艺方面指绘画、小说、戏剧和电影对当代生活和问题的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这个意思就是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文艺作品中已经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如果认定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客观真实地描述现实生活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把现实主义追溯到文学的诞生。因为从人类先祖留存给我们的遗迹来看，比如岩画，比如埋藏在地下的陶罐铜器上的花纹，无论我们的先祖出自什么动机，但我们总能从这些数千年前的图案里，找到与生活的种种牵连。即使是那些充满奇特想象的古代神话，我们也不反复强调它们是原始人对现实世界的原始理解吗？从某种角度说，现实主义的确是“无边”的，可以有“神话现实主义”，可以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有什么文艺作品不能放到现实主义的放大镜下进行一番观察呢？事实上，现实主义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可以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世界观；既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是一种叙述风格。文学上有不少的主义都是从文学历史进程中提炼出来的。现实主义是其一。类似的还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像后面所列举的几个主义，首先也是指涉文学史中的一种流派，但

后来也扩充为一般的理论意义，比方说我们会把那种严谨、匀称风格的作品称之为古典主义，这显然与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小说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如此，后面所提到的这一系列“主义”，还是不能同现实主义处在同一层面上的，现实主义似乎受到一种特殊的理论“恩遇”。

因此，当我们回首“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时，理所当然地要特别注目于现实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认定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中的位置。

现实主义注定了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终结的话题，因为我们的话题总也摆脱不了现实的干系。只要我们面前还存在着现实，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谈论现实主义。但就像最常见的东西最不易被人觉察一样，最容易被我们谈论的现实主义有可能在我们的理论头脑里形成某些思维定势，我们几乎不会去细想这些思维定势是否合适。比如，现实主义，在我们的思维定势里，几乎就与“文学是现实世界的形象的反映”同义。严格说来，这种同义是一种概念的混淆，然而即使是那些理论十分严谨的文章中，似乎也不在意这种概念的混淆。于是我们就经常读到这样的评论，说某某作品是浪漫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但仍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说某某作品在情节上是荒诞的，但仍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等等。还有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势便是把现实主义与叙事等同起来，叙事性强的作品在我们的眼中往往就成了现实主义的作品，这种思维定势对于评论小说倒提供了不少方便但也会带来不少麻烦。比如说，近些年提出了所谓“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等口号，这类口号无非是强调了小说内容与现实关系的某一侧面，如“新写实”强调的是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新体验”强调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亲历性”，显然缘于这种与现实的关系，有人干脆把这些口号统领下的小说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和突破。我注意到王光东在他提倡“重构论”的文章中也涉及到这些新的口号，并承认这些口号体现